

王陽明年譜

力行要覽第一輯

(四)



王陽明年譜

力行要覽第一輯

(四)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王陽明年譜

實價一角五分

編輯者 力行要覽編輯社

發行者 力行要覽發行所

王陽明年譜

錢德洪王汝中輯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鑿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繼。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祕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數數千言。永樂間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瓌堵蕭然。雅歌臺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質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年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異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寔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卽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書讀過書。訝問之。曰。胡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億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舉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

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遂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鬣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剽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卷之日。偶間行入銜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卽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舊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槩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

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諷。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是年爲朱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如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

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

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沈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遣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卽驅演八陣圖。事竣。威甯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甯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聘。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與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卽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箴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難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喁之曰。

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譴龍場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

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甯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

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遠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善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都

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贖北面。奮然有志於學。愛與蔡宗兗。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翹翹。蟲毒瘴癘。與居夷人獸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墀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

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餉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難以諒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宜慰問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

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 朝廷議設衝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會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甯。

四年己巳先年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

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同異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適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

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卻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數。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卻以爲必先知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陸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皆悔勝氣。訟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遣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將反風。以血禳火。而火卽滅。因使城中關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

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任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觀。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館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醴謁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

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館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有方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纖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纖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

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今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史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

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興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興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壻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習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

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學問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注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虛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

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橫放廢斥。若砧砧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

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晦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敘別之。

十月陸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陸南都。甘泉與黃緒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

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墨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

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滿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責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罔

。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縉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壩。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沈。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竟。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

。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敘云。愛因舊說泊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卽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

。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甯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日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綰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冬十月至潞州。

潞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灑泉間

。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白滌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滌。

四月陸南京鴻臚寺卿。

滌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滌之水入江流。江湖日復來滌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

。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夔與舜臚。
又不見孔與驥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慙。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馮明衡。陸澄。季本。
。許相卿。王激。諸僎。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
。鄭臨。周積。郭慶。樸惠。劉曉。何鯨。陳傑。楊杓。白說。
彭一之。朱篋輩同聚師門。日夕瀆礪不懈。客有道自滌游學之士
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
。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
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

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辯。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竟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守

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齎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於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

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劾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好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

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螳螂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

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

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卽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旣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下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

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固不容變。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羣哨佯言輜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礮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剿。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

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穉勞績賜 敕獎賞。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尙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縱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爲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於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於行臺。得雨。以

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

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副營官。偏將得以副營官。營官得

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於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鍼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按是月聞蔡宗堯許相卿季木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

買田贖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遣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敕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

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卽押赴市曹斬之以徇。庶使人知弊畏。亦可比於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勸。盜起卽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有賊不

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太監畢真謀於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按敕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生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

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脩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師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剿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於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人罵爾等爲盜

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必懷恨切骨。甯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甯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闔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

。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要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

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鬻尋。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按是

諡文。萬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濬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於拆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崗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崗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

東龍川。有溺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鐘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脩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尙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

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一。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寨中堅。其所由入。惟瑣匙龍葫蘆洞。竅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於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

。乃可以還。因使其黨住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住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敕獎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鄭文。知府邢珣季毅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職。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 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景鵬廷瑞桃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宋璿陸璣。千戶陳偉高睿等咸上功。○酋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

方鈞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於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俟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於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

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隊。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鄰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嶺。

正月征三洞。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風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

期矣。何喜如之。樂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其學。廊中事繁尙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尙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衍中政事。故云。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峯山里民懼賊讎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以病也。

龍平大帽洞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崗。次向廣東。徐圖洞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洞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

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謂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會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

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淵。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易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頌麻三淵。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麻。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疏。我來頌麻。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狎會。

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卽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衫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訴於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大殲魁之念矣。踰月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潮八九日。今卽往。歲內未必至家。卽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往。先生曰。正節尙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

時嘗遣千戶孟俊、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洞。賊故用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履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山炮火四發。旗幟如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景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邢均季駿。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

會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

○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卽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 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勦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議勦撫之先後。則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削月蘄。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况狼兵所過。不滅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

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洵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出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矣。今併力於

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卽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卽日回軍。及計斬羽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

應移風移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發南嶺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調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道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未俗庸鄙之意。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

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澁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銅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

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抑。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兵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兩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臆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蔽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賊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瀆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

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涿。再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况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賞。其如賞功之與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驪郭治周仲周銜周魁。郭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芳。吳倫陳稷劉魯扶戴吳鶴薛僑薛宗銓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於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

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簞。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爲之釋而引以敘。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敘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此於尚有未祭。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

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求知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嗾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采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興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

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部。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篋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兩岳。夢一嬰疊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饒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尙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卽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

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甯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

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常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鹽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禪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陸應

以三溯九連功廢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廢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擲衛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况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

敕 勸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 敕往勸。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傑迎告濠反。先生遂反舟。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屢致鼓衆。株連宮民。賸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內官閔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誦順等孝陵淨軍。濠益

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擊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已賢孝。挾常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戚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讎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讓衛免患。交爲內主。上適令太監章霖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譚濬上疏曰。近奉 敕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

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役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士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敕青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似笑曰。公勿欺我。廷和恹恹。徐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

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敕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敕有曰。蕭濬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敕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讀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可行。

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於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暝。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

參政王倫爲兵部尙書。季駿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脅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妻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伶官賊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櫺。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

王麗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濠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棹劉勳等遁。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則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

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擄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擄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牛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佳令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

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剋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閱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棋樛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棋樛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襲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

崔文同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臨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騫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尙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傅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

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命。上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爲牽

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時奉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三日。參政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願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同天下豪傑。

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巳酉。誓師。庚戌。次市汶。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旣出。乃促列郡兵剋期會於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譚儲。推官王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重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秦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於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於新舊廩。以爲省城之應。乃遣率

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帑。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賊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拱樞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襄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珽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鬥。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

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
癸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卽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沉子港。先分兵二
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
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
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還。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
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
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
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
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

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俟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繞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先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瑛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據。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瑛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卻。文定立銃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礮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

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瑜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乃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賈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楨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呆潘鵬梁宸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於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己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

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闕。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闕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卽以撓聞。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聞。何事非聞。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卽使光行閒。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盡散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粟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論官民。聞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

兵。以雖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督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於心。烏能遽白哉。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卽陰募饒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籠錫爲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問道來遺。勉以討賊。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

輾。報至。卽登堂遺之。有言伍楚鬚狀。暫如側席遺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遺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縉。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縮。圍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天之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叢殺之動靜。探無遺跡。廣徵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

道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難。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 疏免江西稅。益王 淮王 餉軍。留 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著印府縣從逆人。參 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 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二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好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

。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
。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敕同迎以入。有
。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
。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
。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
。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
。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 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

人情洵洵。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道起毀。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秦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蠲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楨。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留。不稍徇。漸已知畏。忠秦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於教場中。

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募士順天檢校錢乘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

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口。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愜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寔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大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

殺。如雪之震。糜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崑崙。
式昭 泉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
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
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懼。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
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潦亂。小居乘隙

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囚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常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尙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興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

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蟹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 皇上軫災恤鄰。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

。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誤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嶺。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常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

。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簡易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

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

。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堯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與。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

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稱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之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續。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
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嘯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
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
。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
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勢。禍在目前。吾亦帖
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洪昔葺師疏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
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
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
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兩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牛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尚書霍縉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甯。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讒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

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辨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秦之變。蓋忠秦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卽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勸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微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

之日。但多斡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帥。忠信可託。故遣往謝。祥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緒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衝之開道歸。及是張許等案釐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

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桌。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祇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贍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窆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

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替意甚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髡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子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

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盡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

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著。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尙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撤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遣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桡楫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秦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贊。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

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請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湖。歐陽德。魏良弼。李

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仰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微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訪。拒不與言。於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卻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合等挺然不撓。相依而起者日衆。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 武宗駕入宮。始舒

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濶淺瀾。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沈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坟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

。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問語友人曰。近欲揮發此。只覺有一言不發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

。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滄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人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竟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

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邇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庚辰春。甘泉馮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翟兀臣縉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臣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

。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之範洪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度中間學。是月遺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慤其易動。感物而慤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

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想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謂之動亦動。靜亦靜。將迎起伏相迫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尙書。秦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世宗勅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

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按乞疏歸省疏略曰。臣至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奸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邱壑之念矣。既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願臣父老且病。項遭讒構。朝夕且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罔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

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愆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邱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欲。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聽

明。敵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勸支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煥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盛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豈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與。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

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慰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心切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益盛之戒。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擄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

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槨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

。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家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糲。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於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

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督兵。剿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

乃歎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命。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曷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雜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

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姦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勸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與。吾斯尚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

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關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歎曰。吾

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徧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村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

。尙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闕略事情而行常不揜。惟其不揜。故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

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猖獗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猖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猖獗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者。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

重複。卻恐無益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偽。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祕。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忠。先生夢寐不甯。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沖在舟中間。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日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嘗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

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面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

。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關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璽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鏡黃夢尾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銜等來自直隸。何泰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朴自泰和宮利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濤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

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潛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溟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溟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

中秋月明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

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含瑟春風裏。黠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諱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

。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閒。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乘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長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懼恐懼之無閒。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旣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賢讀書城南

。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徧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

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榎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聞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盛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屋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商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先取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月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曾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稱稱色色

。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徑徑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寶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羅羅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置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胤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饋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

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

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璘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

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曰。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

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

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 unsafe 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其始亦非

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闕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

。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舉。變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

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竊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修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款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鈞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

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放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耐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

。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蓍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

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

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別。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聽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

得祀高會。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瘍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瘍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

昭穆之次配禘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 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歎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於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徒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

。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容知之體。窒吾潤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借

黃弘綱張元沖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諭。略曰。讀來書。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

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韜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己不能無彼此藩

繩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感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糞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經經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

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
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新人之信我知我
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
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
。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
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
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
。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
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僕於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

痛。乃有未能忽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遠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尙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儼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鄧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閒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雖羸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

學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
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
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
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
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
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
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毅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

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

六經手段。三我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况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撻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鏞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敕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鏞

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璠桂夢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執便。并覆常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願臣患痲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值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鏐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鎮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鏐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在成功。至於

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士俗如尙書胡世甯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鎮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憎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旨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

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

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辨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如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己。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暄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體。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德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

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巖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馳驅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往滑。肺病雙足眠。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
。江聲暮雨時。機關鷓鴣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魏
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
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
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水。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深歷。悠悠鬢生絲。微
驅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
。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

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軛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

輿傳遷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合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游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

。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幾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旣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

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串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

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微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却之以勢而威盡喪。寵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

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剿日無休息。腹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獠獠盤據。勳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尙書王時中持之。

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旧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禹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

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疥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共開。卻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

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於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閒。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哲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格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閒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

。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捕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 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旣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盡於卒。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

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灑灑
道路。踴躍歡聞。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
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
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
。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
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歎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
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
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 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
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
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勦之斯和者也。疏入

敕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伯王守仁。盡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咸慕。日旬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於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疏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鏊。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仵割。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

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糜餼輿馬。悉取辦於南寧府衙。取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鄭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宸。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

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尙無受廛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著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

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驕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繼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割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剿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

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嘗習。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閒騷擾濁亂。易生縫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厝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俊。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

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酉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回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三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曠

剿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門牌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六月興一甯學校。

先生請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只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道主教繁山諸縣。原任監察

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舉諸生。爲之勤勤問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夏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

乎。况茲邊方遠郡。士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叩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設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入寨斷藤峽。破之。

入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貉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休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剿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濬。率左江及永保上兵進剿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體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

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剿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極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與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擄掠。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已隳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

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繹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增勦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惟惟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甯。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

。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十巡檢司。九田州十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旣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甯。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

千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土兵若干萬，鏖得田州小甯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蚌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沈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入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

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浚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不能所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遽

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闔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丈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於

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日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齎捧 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議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 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蘆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

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徧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

聞。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鑿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尙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尙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知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

。兩階千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問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問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

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漚漚蕩蕩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常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未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經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烝。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蔚色。窅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慙慙。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奉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幾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

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遠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被

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嗽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

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茆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榻設褥。表裏楊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鉉迎祭於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薦御按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嵯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於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於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繡惠黃洪李瑛范引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

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僞獻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閒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面

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諍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舉。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潞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一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

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收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夢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也。臣不敢以此爲夢是也。况賞罰者

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主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重載骨。墓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願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成威。如此舉錯。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夢爲小人所譏。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夢之負屈。伏願擴

一視之仁。特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夢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 陛下之忠。且以補夢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人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朋堂周闌數百尺。製定穴。門人李瑛等築治。更

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募成。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太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

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義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界。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開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

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準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已未禮闈第一徐樞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卻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銚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愴。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

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沈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滌。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隣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菴黃公宗賢會

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菴曰。他日天台雁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台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滌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楸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弔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湫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

。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賴兵素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督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刦之印。安脅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趣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仗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

。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質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開顧泌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脅公也。其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 賜敕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成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

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勦者人其勝天平。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士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用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此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

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嘗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宜懋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恩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與。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於途曰。哲人其萎矣。士夫

之知者。相與語於湖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菴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狹。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人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已。抗疏廷杖。龍場煙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廣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逡巡南嶺。乃展駮足。淵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

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消變無爲。闕道壘城。及變未萌。聞變適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怩。隱之于心。以莫不威。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讖。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勳。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

曾孫義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遠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遜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

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卻叫墮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類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緋陽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侂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狹。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於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

。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卽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旣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靺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戚疾。禁家人不許置鏡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關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祕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卽命僕要于路。

。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滿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塾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

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芟于叢棘間。遷于東峯。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齏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溼。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障。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廊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恆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

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曰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宜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酋有阿買阿札者。標掠爲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竦然。操切所部。民賴以寧。庚午。陞廣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是歲冬。以

朝 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爲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賢。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疇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卽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家宰遷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

。飲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礪。未幾。陸文選員外郎。陸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雁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巖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陸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陸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陸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

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嶺。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河頭諸賊會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調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

兵靡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賈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百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

。遞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會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討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啞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曰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 敕便宜行事。及請合旗合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盜賊虜掠居民。廣東潮頭等處強池大嶺等三

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林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疏夾剿。又上。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翦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燾。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館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 敕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尙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 旨改公提

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敕書及前所請旂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鄭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

聶都入。知府季毅帥兵千餘自大瘦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知各險隘。皆設滾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堦。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銳炮鉤鎌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熟茅爲數千籠。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而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

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銷匙鵲葫蘿洞茶坑十八畝新地五處。皆假樓梯壑。夤懸絕壁而下。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今移屯近城。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

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縈入賊營。期以翌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蘿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會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亦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

。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搜縣城內。使督兵防邊。兩頭賊酋池大鬚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于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鬚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

。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溯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贇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贇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贇。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贖。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贇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贇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

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實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洞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洞。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洞。各哨官兵遙聞三洞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

。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避。遂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物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輿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嶺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

。乃三省間餘之地。收教不及。人跡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巢賊。勦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曾襲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玘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陸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敕獎勵。懇疏辭免。乞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十本衛世襲副千戶。莊贛雖軍旅擾擾。田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不變。贛人多爲

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竄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貢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貢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僭否。既而令門人竄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

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勸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鄴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泌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溯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起。舟人猶不肯行。披劍誡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壓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

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尙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 朝廷密旨。先至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遇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 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 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

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數萬。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唐烜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翹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濂等。謁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翥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輔。間任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勵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

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璠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

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瑜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王天興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汶警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奮激。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噪並

進。梯縋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瑯。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卽欲回兵。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

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端。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

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鋒敵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塔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際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

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孫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瑛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逼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瑛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

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炮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三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

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曠。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因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暉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

。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 上親征。 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秦劉彙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倅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旁。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旁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

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及欲遣濠湖中。待 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麗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况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井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棄山

谷爲亂。奸黨羣應。士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卽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

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奏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緩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廡。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分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

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 月 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晏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 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敕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輜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 朝廷書

恩賞于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黨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構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齋恨。願盡削已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父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元亨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舉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尙書席公誥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鏞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勸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尙

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鏐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鏐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鎮。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鏐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令官鋪馬裏齋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督子。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

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不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夢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敕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邢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勦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

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 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 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歎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 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

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歎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語。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既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猛賊。

上連八寨。下通仙臺巷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勇彭宇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勦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勦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調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綠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勦

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宮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視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兩舟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闢開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于虞鄉。爲立廟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

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慰。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齎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齎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勉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

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公萼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

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卽薦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囑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陞奏公用金銀百萬。託余送與張公。故薦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陞。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卽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出郊。桂公密具奏帖揭云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朝廷

常行恤典贈諡。至今人以爲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鼎。錦衣縞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謂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余。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曰承勳承學。口口口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

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饒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贖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謫衡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陽山東河南之間。起舉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 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贗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

且八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旣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鍾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予諍張公大同之征。常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予邊方參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予皆爲黨邪不忠。予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子許婚撫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害非。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

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識